

HUIHUANG DONGFANG ZHU

BAIHUAWENYICHUBANSHE

輝煌

● 东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登录号	149326
分类号	I247.5
种次号	915

輝煌

东方 著



姓名	赵尊杰
日期	2000.12.5
石油大学图书馆章	



石油大学 0152679

百花文艺出版社

脚 爐

东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大港光明报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¹/₄ 插页 2 字数 270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5306-2281-1 I·2032

定价:20.0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塔里木盆地石油资源开拓者！

鄯善县图书馆
2008.12.12
PDG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石油战线的英雄儿女，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为祖国寻找石油的故事。小说以地质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韩海为首，带领一支铁打的勘探队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凭着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敢于拼搏的顽强斗志，经受着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终于发现了巨大的油气层，打出了油气井，创造了辉煌业绩。小说真实地刻划了韩海、罗石坤、熊向、沙柳等当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大西北的荒野、新疆的民俗风情与小说描绘的典型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独有特色；生动的情节描述得有声有色，感人至深；曲折的故事，有惊有险，更加引人入胜。

序

许 杰

我认识赵尊秀同志，是1980年11月28日。那是一个初冬的阴沉日子，在我开门处站着一位陌生的青年。他惶恐地向我捧过来一张活页本芯纸，让我看时说：“是您老1957年初给我的信。”千真万确，是我手书的函件。那是一封我给他中学念书时他要我帮助改稿、指点信的回复。这信不乏鼓励和批评，内中也有苛刻的话。

我们坐下后，他向我述说了过去二十几年的坎坷经历。1957年他高中毕业参加了升学考试，非常幸运录取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然而在录取考生的第二次政审复查时，他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后来获悉取消的理由，是因为他与大右派许杰有牵连。这是天大的冤枉，这以前我们彼此互不谋面，仅有那么一次书信往还，何以够上牵连这莫须有之罪？但这是事实，哭有何用？此后，他被送进深山大沟里修水库。他不堪忍受，几个月后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告别了工地，在一个乡村汽车小站上了车。经过几个日夜昏睡，不辨东西南北，最后，他就在石油勘探队工作的亲戚收留下来。从此，他走进

了深谷，向着希望的山山水水，甘洒汗水和心血。他与石油勘探事业休戚与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质石油事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决心在工作之余，把发生在身边的勘探儿女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感人至深的精神风貌写下来，传颂天下，以报答地质石油事业对他的养育之恩。

那年，他带来一部反映勘探大庆油田的长稿。是他在“四人帮”倒台后草就的。那时我就他书稿中所提的几个有关创作问题，谈了一些个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观点。我说文学艺术是感情教育的武器，不感动人，没有魅力，不吸引人，岂能教育人？像一般说教，没人愿意听、没人愿意看。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说培养人才也就是教育人，离不开文艺的感情作用。

我说我有两条一目之见，即文学作品主要是创造有鲜明个性的形象，没有鲜明形象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二是驾驭语言的能力，语言要有特色魅力才好。语言没有特色就抹去了作者自己和作品人物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个性，需要鲜明特色的语言塑造；写得好能打动人，起到感化人的教育作用。我以为画家纸上的线条与色彩，就是作家笔下的语言文字。线索与色彩运用的好赖，决定画面的优劣；那么作家驾驭语言如何，岂不标志作品成败！在形象与语言两条里，归根到底最关键一条还是语言。后来在一次给他信里，我又强调“在语言文字的表现技巧上，多花把力气”，“文学的生命与魅力全在这里。突破了语言这一关，创作就算有了功底，有了几分把握。创造鲜明个性的形象，除语言技巧外，还有一点是让人物在特定环境、意境，特定状态、运动，特定矛

盾、冲突和斗争中，把个性充分展开，使其跃然纸上。果真如此，人物创作就算成功了。这样要求你，是难了点。但是年青人，一定要有攀高峰的宏愿。”

去年3月他再次路经上海，说又有一部长篇完稿，要我作序，我欣然答应了。我已是92岁老人，固然耳聪目明，但要看30多万字手稿，不能不说心有余力不足，还要写出序一类的文字，从理智上讲，太难为我了，从感情上说，他没有上成大学，遭了人生波折，我是内疚的；对他向我提出的唯一要求，良心令我吐不出“不”字这个音啊！这就权作我良心上还一点债吧。尽管从道理上讲，对他的遭际我不该负什么责，但感情上如何过的去呢？因此，我不得不以耄耋之年，艰难地写点话，不知说得上路不上路？《辉煌》到底如何？读者自有慧眼一杆秤，我这就算铺路石，抛砖引玉吧。

二

《辉煌》这部长篇小说，是在“四人帮”土崩瓦解后，中华民族满目疮痍，百业待兴，人民群众翘首祖国明天有一个发展、昌盛、振兴的前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炎黄子孙这一愿望写在党旗上，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决定我国经济发展命脉的石油能源，却令人焦心，实感不足。作者正是把握住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抓住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契机，挥笔泼墨描写七十年代末，石油地质勘探工作者可歌可泣的事迹。

小说描写了一支以局长兼总工韩海为首的地质石油勘探队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锐意开拓，在极其艰苦的生活

环境里，凭着为祖国找石油的满腔热情，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环境斗与堪称“死亡之海”斗，依靠现代科技进步，摒弃形形色色或大或小或光明或卑劣的自我，与如许种种，淫威和苦难，进行了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的拼搏和抗争。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爱的顶着风暴、染了血腥，胸中只擎一杆祖国石油大纛的英雄儿女。他们终于感动了上帝与地鬼，发现了曾被前人否认的塔里木北部油气的巨大潜藏；并一举打出了轰动国内外的高产工业油气流，取得了突破性的辉煌成果，为扭转制约国民经济腾飞的石油后劲基地不足建树了历史丰碑。这样好的主题，高格调的时代精神的主题，正是我们今天在进行着彻底改革中国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为实现两步战略目标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所日夜渴望的。小说以饱满的热情、高亢的格调，轻松活泼和幽默的行文，塑造了韩海、罗石坤、熊向、沙柳，等等一批八十年代初期的有血有肉、朝气蓬勃的鲜明形象。

《辉煌》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人物鲜明个性的塑造上，作者把他们置身在特定环境、意境，特定的状态、运动中展开特定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在这些特定环境冲突中，充分地暴露其个性的鲜明性。33万字的通篇里，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创造恢宏气度、浩大场面，雄浑博大的视野，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境界场景，以及错综复杂和纠葛云雨的意境、状态、矛盾、冲突，一个接一个，叫人应接不暇。而且重彩浓墨地刻画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韩海，刚强犷悍的熊向与娇美、稚嫩的沙柳等几个截然不同的鲜明形象。还有把罗石坤这个甘洒热血为石油无悔奉献半生的高级知识分子，放在构思新颖

的场景中，如沙漠里四只骆驼抬运垂危病人罗石坤的奇妙搬运法，可是独具慧眼不落窠臼的塑造。从而使罗石坤形象鲜显得像一盏不灭的天灯，永远在读者心灵中闪烁。我有一个片面的观点，《辉煌》中给我铭心刻骨印象的，不是别人，而是罗石坤。他的高伟纯洁的虔诚心灵和人格力量，谁读了都会在他膝前愧疚的打颤！他是一个可亲可敬可惜可哭的善良知识分子典型形象。

小说在语言驾驭的表现技巧上，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描写叙事的笔法错落有致，丰富多样，活泼生动。让人忍俊不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行文的幽默而深沉，是褒是贬，他都用诙谐的趣味横生的艺术感来组合语言。这使读者读来赏心悦目，清新洒脱，耐人咀嚼，让人回味，隽永不忘。

此外，作者为了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以其丰富的塔里木生活底子作资本，付出了较多的笔墨，来叙述和铺垫作品以增加魅力。如塔里木盆地兄弟民族的歌舞、风情，以及盆地非它莫属的地理地貌、自然景观，与祖国各地迥异的盆地特产、动物和植物的新颖别致的习性。等等。这些描写紧密结合人物个性，较好地烘托和渲染了人物形象，为作品内容锦上添花，给人物披红着绿益发丰满。沙柳在“雅丹”地貌的迷失，她豢养的小黄羊嘉嘉的逗人、可爱，司机鲁洲夜斗黑熊、黄洋智斗狼群，等等，别有一番韵味。这里既有惊心动魄，杯弓蛇影，又有小桥流水、温柔憨厚，让人捧腹开怀。读者不仅从书中感受到找油人的精神风貌深沉和洒脱，而且从中能汲取到许多颇为诱人的、少为人知的，新疆这块祖国神秘土地饶有音韵的知识。

当然,《辉煌》也不是一部白璧无瑕的作品,它的不足也能列出几点。主要是刚才我们首肯的大场面、大气魄刻画人物的长处另一面,是小家碧玉的一人一事一隅、一瓣心香的描写受到了一定的冷遇,有嫌不足之感。也许是顾此失彼的难免之憾。当然这里没有半点否认大场面、大气魄刻画人物的优势;如果在大场面、大气魄的同时,下意识注意兼收并蓄穿插“心香一瓣”的雕琢,我想会使作品的创作手法和作品人物的丰度和厚度,不更丰富更完善更全面了吗?此外,在文字叙述方面,也有值得提高和推敲的地方。

看来,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鲜明个性和语言把握上,都在按照我的两点一目之见进行探索和追求,并收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应该说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努力不间断地追求下去,使之臻于更完美的境地。

就啰啰嗦嗦写到这里,希望作者早日拿出后两部,在我见马克思前一睹为慰。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九日

写于病床之侧

韩海和薛峰下了飞机，猫进北京 212 吉普车，便急急匆匆地向钻探大队飞去。韩海疲乏地靠在椅背上，扭过脸看着后座的薛峰说：

“连锅端这支大队伍，做这么长距离搬迁，到人类禁区去干别人扔下的……”他没有说下去，沉思片刻，改变了原意，坚定地继续说道，“我不认为那是块没有希望的土地。正如庄稼汉说的，没有不长庄稼的土地，只有不会耕种的农民。”

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习惯地用手往上推一下眼镜，恳切道：

“薛书记，我是否有点斗胆？你是我的老上级，入党介绍人，你得给我把关，做我的主心骨啊！”韩海动情了，时不时地溜出句乡音话，“做嘛事，别忘了提醒我！”

“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蹦掉！”

薛书记的一句话，又把韩海拉回到昨天……

昨天上午，部长白平治把他们两个请到办公室，单刀直入地说：

“现在有个任务，要带一支好队伍，去攻一个硬碉堡。要

求：一是要有个好书记，二是要有个强局长兼总工。谁合适？我推敲了几几天几夜，……怎么样，请你们推荐两位如何？”

白部长喝了口水，双眼盯住韩海。韩海避开他的目光，一声不吭。

白部长又把目光转向薛峰。薛峰的脸色不是红了，倒是白了三分。他不知所措，按在沙发扶手上的五个手指头，乱弹琴似地跳动着。

“嘭”一声，白部长用书脊在桌上狠击一下，打破了沉默局面：

“既然你们不推荐，就你们二位！”白部长站了起来，郑重地重复道，“对，就你们二位！一锤子定音。”

“部长……”韩海呼叫。

“部长……”薛峰吃惊。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薛峰和韩海走出部长办公室，在走廊上薛峰连珠炮似地轰着韩海。韩海无可奈何地听之受之。

是的，都是我。韩海默认着，回忆着。

1978年，在上海召开国家重要油气战略部署会议上，韩海把一张画得五彩缤纷的塔里木盆地地质图，挂到主席台的“T”字型图架上。然后，从容不迫地拔出胸兜里银光闪闪的指挥棒，指着挂图侃侃而谈。当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把自己在塔里木用两年汗水换取的新认识和盘托出，把对塔里木盆地有无汽油，提出了新的科学论断后，那些白发苍苍的专家们，纷纷离座向他云集过来。有的摘下近视镜，戴上老花镜，把脸凑到图纸上，横过来竖过去地看；有的拿着放大

镜，细细地在图纸上寻找什么破绽；有的干脆提出了问题：

“小韩，请把这一点再说一遍！”

“小韩，我想应该是……”

“不不，你的发现为重新认识塔里木打开了大门……”

“这大门也许是通向中国石油的第二次飞跃，找到第二个、第三个大庆的甬道！”

“……”

一个晚辈，被一批技术权威如此这般地赞美，韩海自然是得意、兴奋和骄傲的。

会议结束后，白部长在北京又召开了塔里木盆地油气前景专题座谈会，并特邀青海高原石油队的书记薛峰参加。在座谈会上，白部长发人深省地告诫大家：

“古人云：‘与覆辙同轨者倾’！人家上去了，折腾得很惨，下来了。我们再上去，能不能同轨不倾？”白部长稍稍停顿了一下，猛地提高了嗓音，“能，完全能，事在人为嘛！为此，我想：一要选择一支好队伍，二要物色好带头羊。”说到这里，白部长把目光扫视一遍，在韩海和薛峰的脸上停留了片刻。他们自知不是那块料儿，没把它往心里搁。万万没料到，今天白部长点将点到他们头上，他们忐忑不安了。

想到这里，韩海风趣地笑笑说：“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好，就让这两个蚂蚱一起火并在塔里木吧！”

212 吉普车在继续向前飞奔……

在青海高原的黄土地上，黑鸦鸦的挤满了戴皮帽、穿皮大衣的人群，一排排一行行像摆兵阵似的坐在那里。最后一

排全是没长屁股站着的、不安分的青年小伙和姑娘们。瞧那整齐划一、昂头挺胸的劲儿，真有点要把地球吞下的气概。

说话间，刺骨北风刮起来了。但这些对西北风司空见惯的大兵们，毫不在意。令人厌恶的是随同卷起的肮脏纸屑、垃圾、树叶、杂物以及黄土漫天飞舞，向他们脸上、身上扑打过来，甚至直冲冲地往脖子里钻。但是这些大兵们仍挺着腰板，直直地站在那里等待着首长讲话。

“同志们，你们是一支铁的队伍！……”一个穿棕色皮猎装，戴皮帽的大汉子，走到队伍前，迎着大风亲切地说。

“他是谁？”

“他是谁？”

“……”

这个问号，从每个大兵的心头响起，有的人还交头接耳悄然私议。最后不约而同一起把目光射向他们的书记薛峰，好像在问：“他是谁？快介绍介绍呀！”

薛峰，中等个子，有些发胖的方脸，给人一种和善的印象。他微笑着站起来，上前跨了两步，看着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歉意地向大家点了点头，说道：

“噢，我忘了告诉大家，这位，”他把脑袋转向韩海：“这位叫韩海，是咱们新到任的行政一把手局长兼总工。你们可要好好支持他的工作。谁要做小动作，小心我收拾他！”

这位新任局长向大家点点头，继续他的演说：

“你们首先发现了大庆、胜利、下辽河油田，又转战柴达木。你们身经百战，能打硬仗、恶仗，是一支战果累累的好队伍。

“今天塔里木，又正望穿秋水盼望你们……”

一阵响亮的掌声突然响起。一位穿着不大合体的皮大衣的姑娘，站在后排死劲地鼓掌，并嗲声嗲气地叫喊道：

“好哇，今天柴达木，明天塔里木！我报南京大学地质物探专业，就为这！爱这行跑的地方多，祖国的山山水水尽我逛！”

“沙柳，先别吹，敢去塔克拉玛干安营扎寨？”一个小伙子在向这位叫沙柳的姑娘挑战。

“笑话，不敢？斯文赫定差点送了小命，我沙柳，要在‘死亡之海’开花哩！肖雨，怎么样？你敢摆摆劲吗？”沙柳拉下头上的皮帽，狠狠地敲向肖雨的肩头。

“姑娘就这么厉害，瞧你那猪样……咯咯咯，还叫男子汉？羞死啦！”不知谁在挖苦肖雨说。

“看谁丢丑？塔里木自见分晓……”肖雨的话还没有说完，旋风把一张废报纸，吹刮到肖雨的娃娃脸上，肖雨忙不迭地拽拉着。但报纸顽皮地绕着他的脑袋旋转着，忽儿贴到脸上，忽儿又旋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沙柳捂住嘴，边笑边说：

“大家看哟，谁丢丑呀？没到塔里木，在江河源头就揭榜啦！老天把黄榜送到你脸上喽……咯咯咯……”

“沙柳，看把你得意的，生活不是唱歌，也不是游逛！”站着一只看热闹的沙秋，从肖雨背后挤到前面，有点不服沙柳的骄横劲儿，也有点嫉妒肖雨借挑战向沙柳套近乎。

中午，沙秋从食堂窗口买了一个猪肘子，高高举起来，大声嚷嚷：

“哥们儿，放开肚皮吃哪！进了新疆就没这店啦！”他如狼似虎地咬了一口，腮帮子鼓得高高的。他一边咀嚼，一边含混地嘟嘟囔囔：

“新疆什么肉都见不着，今天可得吃个够。”他走到高温的桌边，坐下后又认真补充一句，“高师傅，这可是真的。”

高温把一口馒头咽下去，不冷不热地回答：“沙秋，你唱什么反调？”

“反调？”沙秋鼓出的单眼皮，像鱼缸里鼓眼突腮的小金鱼，他异常严肃地说，“我大哥从乌鲁木齐来信说的，骗人是这个。”他躬起手背，五个指头往前波动着。他从凳子上跳起，一屁股又坐到桌子上，摆着一副消息灵通的架势，掏出裤兜里的信，在众人面前显赫地一晃，慢条斯理地念下去：

“……新疆目前处在非常时期。一，备战紧张，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疏散人口，造成银行取钱排长龙，火车站挤得喊爹叫娘难忍受。二，市场供应极度紧张，粗粮百分之九十，食油几个月不见面，岂敢奢望鱼肉蛋等等。这里还流传一个顺口溜，什么张三开荒，李四存粮，王五吃光……”

围听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唧唧喳喳，把个不大的餐厅，闹得天翻地覆。

“这是真的吗？”不少人反问。

“全国都紧张，阿拉上海也够呛。”

“……”

“好一个沙秋，制造紧张空气。要是假的，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沙秋一听是物探总工程师罗石坤发话，心里直发虚，